

涓滴集

彭流云 著



涓滴集

彭流云 著

二〇〇八年三月



与著名杂文作家张宿宗合影



与河北科技报总编李地秋、湖北科技报总编王敏璋泛舟洞庭湖

身穿『土八路』军装的进城第一照



金婚纪念时写“甘苦与共甜胜蜜”一文，《当代老年》、三峡晚报发表时配发的照片



与模范干部标兵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永发合影
(江涛摄)



在市老干部局和三峡晚报合办的“我的退休生活”征文发奖会上，作者在晚报副总编倪林配合下朗读他的散文。市委副书记李泉在座。



与革命引路人，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张任伟合影于京山



在雾渡河水电工程通水发电30年的纪念会上，畅谈工程建设史



应邀在港务局老工人大会上，讲宜昌的过去，现在和将来
大会主持人是前任办主任丁克炳同志



与毛泽东的双儿女亲家张文秋合影于张老的客厅



应邀在献福路小学作传统报告



参加江汉公学校史审稿会议，左一是省人大副主任黄正夏，左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郑绍文，左四是前湖北革大教育长张斧，右一为本书作者。



兰州奇遇老战友，参加解放宜昌之战的47军140师宣传队长孙永康，孙离休前为甘肃省军区政治部主任、副军职干部。



与老领导前葛洲坝船闸管理局党委书记高尚志合影



作者夫妇应邀与张文秋老人合影于北京永宁胡同我姑母家



与前长轮集团总经理顾永怀，前国家围棋教练邵福棠合影于赵重庆参加全国老同志围棋赛途中。



与全国政协常委、民革中央组织部长，40年代曾任港九妇联主席的周颖合影。



五个孙娃欢、静、聪、愚、立都已长大成人



作者父子与他们的好友、市棋协董事长、著名民营企业家谢朋万合影



又一次没到齐的“全家福”



我市建委彭流云自1983年离休以来，笔耕不辍，奋斗不已，以一个报人的独特优势，为社会发挥作用，不断做出新成绩、新贡献，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，多次受到上级老干部工作部门的表彰。图为他年近80高龄，仍坚持在家撰写文稿。

(罗传荣图、文)

世有老少年

——彭流云《涓滴集》序

张泽勇

今年“立春”刚过，彭老拿着一叠书稿到我办公室来，说他准备把他几十年来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编成一本书，要我写序。我很是惶恐。彭老一直是我极为尊重的长者。说年龄，彭老算得上是我父辈的人了；讲资历，他是1948年越过敌人封锁线投奔解放区的“老革命”；论学识，他是《江汉日报》和《宜昌日报》的老报人。我这个与他儿子柏林年龄相仿的晚辈后生，岂敢为他的书写序？待看完书稿，我终于明白，我与彭老是很有缘的：一来我俩对办报特别钟情；二来都爱好写作，几天不动笔，就手心发痒，不知所措；三来都喜欢下棋。彭老是围棋高手，我是象棋“票友”。我推测，这就是彭老嘱我写序的理由吧？

说实话，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认识彭老，不过那时还只是停留在耳闻阶段。读了他的这本以50多年的心血和生命为代价而写成的《涓滴集》，我才真正认识了这位“老少年”。革命老人徐特立诗云：“世有老少年，也有少年老；不落时代后，年老方可宝。”我以为，徐老的话，就是对彭老最准确最生动的刻划！

梁启超在《少年中国说》中说：“老年人常多忧虑，少年人常好行乐，惟行乐也，故盛气；惟盛气也，故豪壮；惟豪壮也，故能造世界”。纵观彭老 60 多年的革命生涯，我是看不出他有什么忧虑的，他总是乐观的、豁达的，可以说他的生命是波澜壮阔的，充满着豪壮，充满着创造。无论是他少年时闹学潮；还是青年时投奔革命；无论是在岗时或办报或当公务员，还是离休后重操旧业写新闻稿或编新闻志；他总是昂扬向上的，自强不息的，从来没有停止过创造的脚步。在职时的文字就不必说了，只说他离休后的 20 多年里，其文字就达百万余了。

说他是老少年，是说彭老像少年人一样，保持着纯真，是最爱讲真话的人。彭老最初参加革命就是一手拿枪，一手拿笔，先后在《江汉日报》、《襄西报》工作。他始终坚守正义，保持着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道德良知。《涓滴集》里的文字，无论是惜墨如金的消息、通讯、评论等新闻报道，还是魅力十足的写人叙事等纪实散文，没有丝毫的虚假和矫饰，提供给人们的都是时代的记录和音响，历史的真实与鲜活。最能体现出这位老少年说实话的品性，是他写的《对革命摇篮江汉公学的回忆》和《官教勾结迫害学生》等回忆性文字，澄清别人说他是“英雄”的误会。这种“淡泊以明志、宁静而致远”的胸襟，足以叫我等凡夫俗子汗颜。

我们知道，少年的人，惟其年少，才始终对世事保持着

新鲜感、探索感，说白了，就是始终处于一种学习状态。从彭老的经历看，他的学历并不高，可他的作品，思想是深邃的，情感是火炽的，语言是简洁的。这与他时刻不忘学习与修养有关。可以说他是自学成才的典范。比如，他已进古稀之年，却像年青人一样，沉迷于中央电视台两年一度的“青年歌手大奖赛”，看到余秋雨的文化知识解答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对余秋雨充满着新奇，从此就开始读余秋雨的书，还迷上了散文写作，发表了不少散文作品。他的散文，无论是故乡京山的缅怀，还是宜昌三峡的行吟；无论是世相百态的描摹，还是风俗风景的抒情，无一不情感真挚，语言流畅，给人以淙淙流水的音响。曹雪芹说：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我想，彭老的文章如此可读，这固然与他的沧桑阅历和丰富人生有关，然而一个少年般的学习进取之心，无疑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。

其实，我对彭老还是有一些困惑的。他十八九岁就参加革命，一直到离休，没有做过什么高官。像他这种经历的人，至少是个厅级的官员。可无论是他的文字里，还是他平常与人相处，都没一点儿的官气。有的却是少年的率真，少年的快乐，少年的豪气，少年的自由。说率真，是指他在棋坛上的风格，不管是与将军对弈，还是同平民搏杀，他都是不看脸色，全身心的投入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没有丝毫的世俗。说快乐，是说他以为民说话为快，以为民代言为乐，从不计

较个人的职务升迁。自从他参加革命后，他没有停过手中的笔，他始终以一双清澈的孩童般的眼睛，观察和审视着这个世界，见到美好的事物就歌颂。早在五十年代，他采写劳模丁世秀，改变了丁世秀的命运。如今都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，久别重逢，丁世秀老泪纵横，可彭老乐呵呵地笑着说：我们应该高兴才是。他是为别人的幸福而快乐。说豪气，是说他路见不平，总是要仗义执言的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他得知建设黄鹤楼的总工程师查家骧的住房被人抢占，他不管自己是否人微言轻，提笔就写了一篇内参，向省领导告了抢房者的“刁状”。说自由，是说他的心灵，摆脱了名利，看穿了生死，让生活中的每一天，都充满着只有一个伟大生命才拥有的价值和意义。

老子说：“不自见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长。”是啊，一个不自我表现的人，反而显得与众不同；一个不自以为是的人，反而超出众人；一个不自夸的人，反而赢得成功；一个不自负的人，反而不断进步。如果彭老自见、自是、自伐、自矜，也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快乐、豁达、伟大的老少年了。

是为序。

2008年4月9日于宜昌

（作者系高级编辑、宜昌市作家协会主席）

自序

很多老领导、老朋友、三峡晚报的老读者，60 多年前的一些老同学，还有我的亲人和子孙后代，都鼓励我将大半辈子发表在全国 43 家报刊上的各种文稿汇编成册，自己也早有此愿，只因多种主客观原因，一再延误未果。如今年届八旬。再不奋起，夙愿就成灰烬了。

着手编辑起来，才知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，而是困难重重，是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，是通常即说的“江郎才尽”，是老来思维活动的衰退？或三者兼而有之。就连这本小书的书名，也令我煞费苦心，久难定夺。开始是想，拙作都不过是一些一管之窥，一得之见或偶有所感而发的一鳞半爪的东西，就以《鳞爪集》为名吧。老领导劝我：别太过谦虚了，我看就以《流云文集》或《彭流云文集》作书名。我衷心感谢老领导关爱情深。思之再三，总觉有妄自传大之嫌，高攀档次之虑，未敢采纳。回头再看，“鳞爪”二字，又觉粗俗不雅，最后才想到这涓滴二字，这是由于我特别喜欢“无涓滴细流，无以成江河”这句成语，又深愿能成为那汇海的涓滴，因以名焉。

我这一生，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唯有在生活的逆境中，坚持对党的信念不移，坚持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，对首长们交办的一些火急火燎的任务，一无失误。回想当年，仍有后